

艾小艾 编著

聆听者 访鬼 笔录

如果枯萎也是一种唯美，
那死亡就是另一种浪漫。
别害怕，你的旅途漫长但并非看不到他人的希望，你的昨晚也许只是因为他死后的世界并不如你所想象。
它想说的其实是人与人之间、人与鬼之间、
鬼与鬼之间相互依存的高尚故事。

B L I E F A D O O

黄河出版社



我叫小艾，今年十八岁，是一名普通的女生。

本来再有几个月我就要高中毕业的，可不幸的是我在情人节的当天“死”于一场摩天轮倒塌事故。

看到“死”字上的引号了没？它们代表的含义是——我的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终止。

我幸运地被死神招募，开始在阎罗大人的家族企业里任职。

呃……先别急着鼓掌，我又不是去当CEO，我只是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部门——“往生判别司”里当一个小小的实习助理。

我的工作非常简单，每天陪去世的人聊天，安抚他们的情绪，免得他们变

成怨灵。

我日复一日地听着鬼故事，还以为自己就要变成聊斋妹妹了。

突然……我的生活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出反转剧。

几个月后的某天，我的上司——判别司的专务先生对我说：“有件事我一直忘了告诉你。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在那次摩天轮倒塌的意外事故中，你并没有死。你只是变成了植物人而已。”

啊啊啊啊啊啊啊！

本来我已经放弃希望，安心接受了自己已经香消玉殒的事实，可现在居然又告诉我：我——还——没——有——死！

短短的一句话在我心里掀起了风暴。

要知道，我的身体可能就放在某家医院里，也许是无菌病房，也许我的脸上罩着呼吸机，身上插满了导管和电极。

尽管是这样，却仍有希望，没准哪天我就会重新苏醒过来。

不过，我不会因此就有什么过激的举动，毕竟我已经犯过错。

在时机成熟之前，我决定安心地当一名地府里的好职员，耐心地等待。

我这么做，一半是为了自己，另一半当然是为了关照过我的帅帅的专务先生。

所以到今天为止，我仍旧每天耐心地倾听着来到地府里的人述说自己的生平故事，留意他们的情绪，并习惯性地吧听来的故事记录下来。



作为死神的助理，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安抚那些来到地府报到的亡魂。

他们通常不是刚刚寿终正寝就是遭遇了什么意外，十个人里有九个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人世了。

我的职责就是小心翼翼地和他们接触，陪他们闲聊，然后逮到合适的时机委婉地告诉他们——“其实，你已经死了。”

和他们聊得多了，就会听到各种形形色色的故事。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把我听到的有意思的故事通通记录在笔记本上。

今天我记录的这条非常特别，故事似乎和鬼有关，又似乎和鬼无关……

我是一个灵能者，也许有人会叫我们“神棍”。没关系，其实我都觉得自己太失败。我成天替别人催眠，结果却弄得自己经常失眠。最麻烦的是总有一群自认为见到“鬼”或“神”的人，神神秘秘、慌慌张张地找上门来要跟我“讨教”。其实人有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吓自己。甚至有很多时候，最可怕的不是鬼，而是人。

说了这么多，我认为我还应该强调一件事，那就是我搬家了。

这里离市中心有十几里路，环境很好，很安静。房东住在市中心，每两个月回来收租一次。隔壁是一家姓袁的人，袁婆婆、袁太太、袁太太的儿子凯乐和女儿凯茜。凯乐是一个单纯的男孩，但第六感很强，对灵异的东西也非常好奇。因此，只要我在家，他便是我唯一的客人。那天，我正在家里整理资料，凯乐来敲门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萧姐，今天是我奶奶的生日，我们全家请你过来吃饭！”凯乐友好地说。

“这——不太好吧？”我还从没去过他家呢，突然来邀请我，还挺让我意外的。

“客气什么啊？大家是邻居嘛。就当给我个面子好了！”说着他便硬拉着我到了他家。

我坐在他家客厅里，突然发现客厅一角坐着一个穿白衬衫、黑裤子的老



伯。我好像从来没见过他？但也许是他们家的客人吧。我正要过去打招呼，袁婆婆便端了碗汤走出厨房。

“萧小姐，坐下来吃饭了啊。”她说。

“叫那个老伯也过来吃啊。”我一边说，一边指向刚才老伯坐的地方，却发现那个老伯不见了。刚才明明还在那里的啊！

“哪有什么老伯啊？萧小姐，你是眼睛花了吧？”

“哦，可能是吧。”

“这样啊——那你是不是工作很忙啊？也要注意身体啊！”

“哦，谢谢袁婆婆。”我真的是眼睛花了吗？我从来不怀疑自己的眼睛。

更令我意外的是，就在我做客的第二天，袁婆婆就死了，是从阳台上摔下来的。大家都悲痛万分。

凯乐红着眼睛，哽咽着说他小时候与奶奶的事：“小时候，我父母不在家，我和姐姐都跟奶奶住在一起，她很疼我们——”我不停地安慰他。但职业习惯使我注意起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凯乐一直没提起过他的爷爷。当然，看他那么伤心，我也不好再问。

安葬他奶奶那天，我也去了。回来的说话，我发现凯乐的神色不怎么对劲。

“凯乐，怎么了？”

“萧姐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老觉得还会有什么事

情要发生，真的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！”他脸色苍白地说。

我感到一股凉意直冲背脊，于是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“凯乐，没有什么，你只是太伤心了。”我拼命使他平静下来。

“不，萧姐，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害怕是有原因的，我的第六感很强你也是知道的。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”他有点急了。

“不会的。凯乐，你冷静点，谈点别的行吗？”我想转移话题，“哦，对了，我怎么没听你提到过你爷爷呢？介绍一下他的事好吗？”我竟憋出了这个问题。

他的脸上闪过一丝古怪的表情，但马上就平静了下来，淡淡地说：“死了，几十年前就死了。”

“凯乐，你告诉妈，我今天晚上晚点回家。”凯茜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过来，对凯乐说。

“好吧，姐。”

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我无意间望了望凯茜的背影，突然发现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我正在写关于灵异的报告。突然，我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——瓦斯？！好像是从凯乐家传来的！

我连忙报警。但消防队赶来时已经晚了，瓦斯虽然关了，但凯茜却死在了卧室里。袁太太一早就出门买菜了，而凯乐在更早的时候就去上班了，但凯茜



一向有睡懒觉的习惯。

凯乐的预言实现了！半个月不到就失去了两个亲人，我不敢想象凯乐的伤心。袁太太一回家就昏倒了，从医院回来后也不吃不喝。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安慰他们。

我想到了我在他们家见到的那个老伯，那天我看到凯茜的背影，她的旁边居然走着那个老伯，但她毫无察觉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仅仅是巧合？

接下来的那几天，我发现凯乐变得怪怪的。他经常用一种不可猜测的眼神看着他母亲，或者就是默默地、中了魔似的看着他祖母的房间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都感到一阵令人战栗的寒意。莫非他又有什么预感？还是他祖母房间里有什么秘密？

那天，我趁他上班后进入了祖母的房间。房间里的家具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灰，看来自从袁婆婆死后就没人进来过。我环顾房间，突然发现那方老写字台的右下方有一个抽屉上了锁。锁已经生了很厚一层锈，看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开过。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秘密？

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锁打开，却发现抽屉里除了一张黑白照片外什么也没有。这是一张四五十年代的老照片，图像已经有点模糊了，但还是能分辨出上面是一男一女。女的穿着旗袍，男的穿着西装，家境应该不错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男的好像在哪里见过……我想了很久也想不起来。对了，去问凯乐，他一定知道，而且说不定还能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发生！

来到凯乐的公司，他的同事却说这天没来上班！但一听说我是他邻居便都围了过来。

“听说凯乐家半个月死了两个亲人，是吗？”

“这……天有不测风云嘛。”

“唉，凯乐工作可认真了，从来没迟到过。”

“但有一回例外，就是那天上午……”

“那天”上午？仔细问了才知道，同事们说的那天指的就是凯茜出事的那天！他那天不是一早就去上班了吗？然后袁太太才出门的……

我满脑子不解地走进电梯，在电梯门缓缓关上的那一刹那，我发现一个穿白衬衫的老伯从门口缓缓地经过。是那个老伯，凯乐家那个老伯！他转过头漠然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静静地飘去……

我顿时有一种快要窒息的感觉，但很快回过神来，我连忙打开刚刚关上的电梯门，冲了出去。环顾四周，整个楼道空空如也。一股寒意冲上背脊，我的额头渗出冷汗。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凯乐打来的。

“萧姐，我妈失踪了！”凯乐慌张地叫道。

“好，凯乐，你先冷静，等我回来再说！”

我赶回家，凯乐满头大汗地说：“我妈一早就出去了，直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真的害怕她会出什么事，她现在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！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凯乐，你冷静点，报警了吗？”



“我去过警察局了，可他们说要24小时以后才能立案。但我已经不能等了，因为我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想想办法好吗？”

“想办法？萧姐，你不是灵能者吗？就不能用这方面的方法吗？”

“你是说……催眠？”

晚上，我和凯乐对坐着，我用日光灯照着他，手里摇动着一只怀表。

“凯乐，我现在要对你进行催眠。因为你和你姐姐的脑电波十分接近，所以我决定通过你连接她的磁场。她虽然死了，但她的磁场还存在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鬼魂。好了，现在你看着这只怀表，心无杂念，只想着一句话：我是凯茜。”

突然，我发现他睁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的身后，我顿时觉得一阵寒意袭上背脊，转过头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凯乐怎么了？我正要转过去，只觉得头上突然被重重地砸了一下，我眼前一黑便跌到地上。但我拼命不让自己昏过去，我忍住剧痛睁开眼睛，却发现凯乐的手中提着一根不知哪来的木棍。他看着我，冷冷地笑着……

“凯乐，你……你疯了吗？”我忍住痛，想挣扎着站起来。

“哼。萧姐，别再装了。你已经知道了一切。”他收住了笑。

“知道了一切？你在说些什么啊？”

“少装算！”他的眼神一下变得杀气腾腾，“那你去我公司干什么？还

有，你去我奶奶房间，打开那个抽屉干什么？你已经怀疑我了！”

“凯茜真的是你杀的？”

“她们都是我杀的。”

“什么？那你妈妈她……”

“也是。她的尸体还在我的床下。奶奶是我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的。至于凯茜嘛，那天我一早出了门，但是并没有去公司。我等我妈出去后又回到家，把瓦斯打开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他微笑着。

“那你今天是想杀我灭口了？”

“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我不懂。你为什么要杀死你的亲人？”

“她们不是我的亲人！”他有点激动地说，“好啊，为了让你死得明白，我就告诉你。那个你叫的‘袁婆婆’根本就不是我的亲奶奶，她只是我爷爷的父母替他选定的原配妻子，我爷爷根本没有答应。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认识了陈小姐，就是照片上那个女的，她才是我的亲奶奶，但是她被那个狠毒的女人害死了，当时我爸刚出生。那个女的为了获得遗产，就逼我爸跟她的侄女，就是你叫的袁太太的女人结婚。那女人刚死了丈夫，带着个凯茜来到我家，她和那个老女人一起逼走我的母亲。然后我父亲也自杀了。哼，她们以为我不知道，我爷爷在临死前将一切都告诉我了。你还有什么要说吗？”

虽然我平时接触得最多就是死亡，但此时我却感到了从来没有过的恐惧，



我第一次感到死亡离我这样近。我分明看到了凯乐眼睛里闪着逼人的寒气。

“凯乐，你听我说。”我知道我必须稳住他，“我见过你爷爷……的鬼魂。”

他先是一愣，然后大笑：“哈哈，萧姐，你这个谎撒得并不高明。”

“我没有必要骗你，我见过他三次。他是不是穿着白衬衫、黑裤子，头发花白，身高大概一米六八？”我发现凯乐已经止住了笑，“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你家，第二天袁婆婆就死了。第二次是在袁婆婆的葬礼后，我看见他出现在凯茜身边，第二天凯茜也死了。不管她们怎么死的，至少你爷爷的出现预示着有人死亡。”凯乐的脸色已经开始变白了，于是我继续说，“今天我在你公司再次见到他，我知道我可能会出事，所以我……这已经没什么了，最重要的是你爷爷现在就站在你身后！”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将最后一句话吼得很大声。

凯乐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他的额头渗出了冷汗：“你骗我！你骗我！”说完他慌张地到处张望。

“凯乐，你爷爷一定不希望你再杀人了。放下你的刀吧！不然你会和袁婆婆她们一样的。”我抓住这个机会，一边刺激他，一边掏出手机偷偷地拨下了110，希望接电话的警察能听到我们的对话。

凯乐的精神显然已经处于崩溃状态了，他开始在房间里一边乱跑，一边叫道：“你骗人，爷爷不会让我死的！我没有杀人，她们是罪有应得！”

十几分钟后，追踪到电话的警察撞开了门……

凯乐被捕后，我托我一个朋友——一个知名的精神病专家，为凯乐出庭作证，证明凯乐有精神分裂症，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被判死刑。虽然我知道他并没有，但我不想他家最后一个活着的人也死去。然而，当他被宣布无罪时，我分明看到了他眼底无边的默然。

两个月后，我被医生带到凯乐的病房。他眼神呆滞地坐在地上，像是在看墙壁，又像是要透过墙壁看其他的什么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

“他在说什么？”我问医生。

“我们也搞不懂，他好像说的什么‘我要杀死你们’，‘爷爷不会要我死的’，反正每个精神病人都很奇怪。”医生耸了耸肩。

凯乐真的疯了。很难以想象，仇恨压在他身上那么多年，他要怎样才能不露声色地承受？久而久之，这些仇恨就成了他活下来的支柱，当仇恨没有了，他也仿佛突然之间失去了生存下来的支柱。这就是他真正疯了的原因吗？然而他爷爷呢？连死了都要报仇。当然，那天他爷爷并没有出现在他身边，我只是为了让自己脱身才骗他的。

为什么人的仇恨会有这么大的力量？恨一个人可以是十年，几十年，甚至几百年！而爱一个人呢？真的有“永恒”吗？或许只有在人死前的那一刹那，才会明白什么是宽容。人在消灭仇恨的同时也消灭了自己。

人真的很可怕……



助理的工作做得久了，越来越得心应手。我现在都算是半个心理专家了。

我的工作难度和当新人的时候也不太一样。现在需要我处理的对象已经不仅仅是那些刚过世的人，有时候我甚至会碰到没有出事的活人。

就像我今天记录的这条……

嘴上哼着小曲，我心情大好地打扫着家里的卫生，顺便在衣柜里找着今天出去要穿的衣服。今天可是我跟潇湘夜雪见面的日子呢。

“我送你离开，千里之外，你无声黑白……啊！”该死，头又开始痛了，难道昨天的事还真有后遗症不成？我放慢了收拾的速度，记忆又回到了那件事发生时……

“砰——”昨天，我上班时过马路，一个冒失鬼开着小轿车直朝我撞了过来，我也被扎扎实实撞了一下。可是还好我大人有大命，之后不知怎的又回了家。当天在家睡了一觉，梦里浑浑噩噩的，好像滑过一条黝黑深远的甬道，然后掉跌下虚无的空间。最后我惊醒过来，一头的冷汗。看了看窗外，已是漆黑一片。

晚上我习惯性地登陆MSN，不出意外地发现潇湘夜雪也在线。我跟她已经聊了有两年了，对这个MM的印象很好呢。鼠标移到她的头像上，还没等我点击出对话框，她的话就潮水般涌过来了：“好久不见！去哪里了？出差了？还是戒网或者受了什么刺激了？”

我嘻皮笑脸地回她：“想我了？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呀？”

她不客气地骂道：“是呀，报纸上说有个男子撞车撞成了植物人，现在还躺在医院，我以为那个就是你呢！”

“你这MM真是黑心肠！不过还真叫你这乌鸦嘴给说中了，我今天还真撞了车。”

“伤哪儿了？严重吗？怎么那么不小心呀你？”

伤哪儿了？我看了看自己，回道：“好像也没伤哪儿，就是撞车后总觉得



脑袋有些不清醒，好像失忆了似的，走路也头重脚轻的。”

“孤身一人在外，凡事要小心点。”

看着她快速地回话，我的心里有隐约的快乐，也有丝丝感动。知道她是真的关心我，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捉弄她：“呵呵，好兆头，开始知道关心我了。”

“你真是非要逼我骂你才开心是不是？我是担心你死了都没人知道！”

“放心，知道你这样关心我，我就算死了也会缠着你的。”我就爱在网上把她气得一愣一愣的。

说到这里，我的头又开始痛了。撞车时我记得好像头痛得厉害，模糊中好像有人把我送进了医院，后来怎么治疗我又怎么回的家，我都想不起来了，而且现在好像什么事都没有，我也就懒得去想了。

我也关心她一回：“这么晚还不下？明天上班吓着同事就不好了。”

“今天星期五呀！明天不用上班。你撞车撞糊涂了吧？”

什么？星期五？！不是星期一吗？我把鼠标移到右下角，电脑显示出日期：2009年3月12日。

“咦？我是3月8日星期一在上班的路上出的车祸，怎么……”中间丢失的几天时间我去哪儿了？又做了些什么？

我有一时的失神，MSN发出的声音把我拉了回来，潇湘夜雪在说：“可能你真的是太累了吧，不要再玩了，下去睡觉。”

“下去睡觉也行，你要先答应我件事。”

“???”她打了几个问号过来。

“我要见你。”我想了想，加了几个字，“以前天天与你聊天，不觉得什么，几天没来上网，才发现自己实在挂念你。”自己是在说谎，我连这几天自己哪里去了都回忆不起来，哪来的想念她？可是说这话时心里又好像真的很想她。

她迟疑着答应了，于是我们约好今天上午在“依心咖啡屋”见面。

记得我昨天下线的时候还回忆了半天，仍不得其解，就这样模模糊糊间睡着了。

今天醒来我心情就好得不得了，这不，一大早的就忙东忙西，想把自己弄得帅气些。这时，我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……天啊，已经这么晚了！看来是刚刚想事情想得太入神了，赶紧出发！

我站在路旁拦的士，那些可恶的司机竟然个个都像没看到我似的，理都不理地飞驶过去。坐公共汽车又得兜个大圈，我只好抄小路赶过去。

奇怪，怎么好像全身都轻飘飘的……

我气喘吁吁地奔进咖啡屋，大概是跑得太急带起一阵风，把前面的男子吓得猛地回过头来，摸了摸后脑勺，隐约好像听到他对身边的女子说：“怎么凉嗖嗖的？”我环顾整个咖啡厅一圈，临窗处有个红衣少女正瞪着一双剪水秋瞳盯着门口。潇湘夜雪！一定是她！我几乎马上就断定下来。